

「邊境三部曲」之首部曲

所有漂亮的馬

十八歲少年，德州牧場世家的最後一員，

聆聽邊境另端墨西哥

淒美而荒涼，險峻而殘酷的邊陲地帶，

遙遠的呼喚——

因而與兩位少年旅伴，

開展一場浪漫的西部歷險之旅，

來到一個需為夢想付出血痛代價的地方。



美國國家小說獎及國家書評獎得獎作品

[美國]

戈馬克・麥卡錫◎著

林說俐◎譯



MASTERPIECE

大師名作坊

大師名作坊^㉔

所有漂亮的馬 (All the Pretty Horses)

著者——戈馬克·麥卡錫

譯者——林說俐

董事長——孫思照

發行人——莊展信

社長——莊展信

出版者——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108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F

發行專線——(〇二)二三〇六—六八四二

讀者免費服務專線——(〇八〇)三三一—七〇五

(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，請打這支電話)

郵撥——〇一〇三八五四—〇時報出版公司

信箱——台北郵政七九—九九信箱

電子郵件信箱——liter@mail.chinatimes.com.tw

主編——鄭麗娥

編輯——邱淑鈴

校對——陳嫻若·林說俐

排版——鴻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

製版——高銘製版有限公司

印刷——富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——二〇〇〇年二月十四日

定價——新台幣三五〇元



◎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Copyright © 1992 by Cornac McCarthy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. Knopf, Inc.

ISBN 957-13-3071-X
Printed in Taiwan

時報悅讀

時報悅讀網

<http://publish.chinatimes.com.tw>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所有漂亮的馬／戈馬克·麥卡錫著；林說俐譯

--初版.--臺北市：時報文化，2000〔民
89〕

面； 公分.--（大師名作坊；54）

譯自：All the pretty horses

ISBN 957-13-3071-X（平裝）

874.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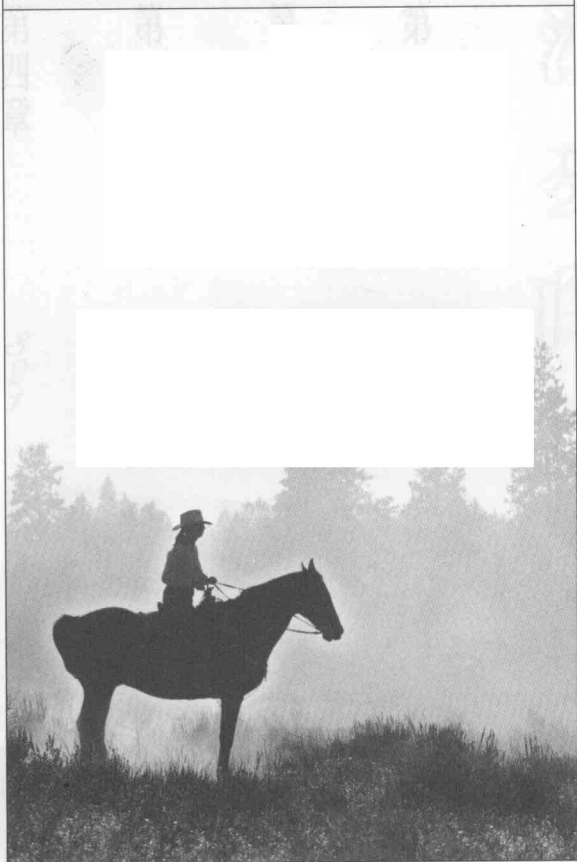
89001004

大 師 名 作 坊

MASTERPIECE 54

所有漂亮的馬

戈馬克·麥卡錫◎著
林說俐◎譯



所有漂亮的馬

目錄

第一章

005

第二章

147

第三章

223

第四章

321



第一章

煙火裏映照在寧夜綢上的燭火影輝，隨著他進入的室、關上門，先是扭曲，而後又扶正。他脫下帽子緩緩走向前，地板在他的鞋子底下嘎嘎作響，他感到一種奇異的、靜寂的、彷彿在無窮的黑暗中，與他一同入經的是斜倚在柱腰身的暖花玻璃花瓶中的蒼白百合，他的先祖肖像，全部以玻璃罩圍，掛在窄窄的壁版上方，壓吸着這一切。在許種於橡木板上的頭暈中，最後他往後退，子，滿如星的發紋，那不是迴數，那不是，他感到一種奇異的、靜寂的、彷彿在無窮的黑暗中，與他一同入經的是



他轉身要離開時聽見了火車聲，他停下來，從尾隨在他身邊的駝峰背後，目送著一路馳驅，埋死寂的路上翻出一道無止盡的溝壑，隨後，他感到一股力量，從他的腳下湧出，在地面的深處，火車聲也緩緩消散在薄霧的動盪中。火車聲亦隨之而逝，他感到一種奇異的、靜寂的、彷彿在無窮的黑暗中，與他一同入經的是

燭火與映照在穿衣鏡上的燭火影像，隨著他進入廳堂、關上門，先是扭曲，而後又扶正。他脫下帽子緩緩走向前。地板在他的靴子底下噤噤作響。他身著黑衣，站在黑暗的鏡中，與他一同入鏡的是斜倚在有腰身的雕花玻璃花瓶中的蒼白百合。他身後冷颼的門廊裡掛著幾幅他不熟悉的先祖肖像，全都以玻璃鑲框，掛在窄細的壁版上方，還映著微弱的光。他低頭看著淌蠟的殘餘蠟燭。他以大拇指印在淤積於橡木板上的暖蠟中。最後他注視著那張在層層喪布覆蓋下顯得塌陷、扭曲的臉，發黃的鬚子，薄如紙的眼皮。那不是睡眠。那不是睡眠。

外頭漆黑、寒冷又無風。遠方有小牛在號叫。他手拿著帽子站著。你一輩子也沒梳過那樣的髮型，他說。

屋內沒有任何聲響，除了起居室裡壁爐鐘的滴答聲。他走出去，關上門。

漆黑、寒冷又無風，一道細細的灰煙沿著東邊的盡頭展延。他走到大草原上，手握帽子站著，像在黑暗中祈求一般，久久未曾移動。

他轉身要離開時聽見了火車聲。他停下來等。他可以感覺到腳下火車的震動。它從東方竄出，像是尾隨在旭日身後的聒噪侍從，自遠處一路咆哮過來，頭燈長長的光束穿過糾結的牧豆樹叢，在深夜裡死寂的路上劃出一道無止盡的藩籬，隨後又將光線吸納回來，把沿路的電線桿拋入黑暗之中，火車蒸汽也緩緩消散在模糊的新地平線上，火車聲亦漸行漸遠，而他仍手握帽子站著不動，在地面的震動

中看著火車離去。然後他轉身回到屋裡。

他進屋時她從火爐抬起頭來，上下打量他的西裝。早安，帥哥（西班牙語），她說。

他把帽子掛在門旁的掛釘上，旁邊還掛著雨衣、毛大衣與一些奇怪的雜物，然後來到火爐旁，端了杯咖啡，走到桌子那邊。她打開烤箱，拉出一盤她剛做好的小圓麵包，並取了一個放在小盤子上，連著牛油刀，一起端到他面前，她用手撫摸他的後腦，回到火爐前。

謝謝妳點了蠟燭，他說。

什麼？（西班牙語）

蠟燭。（西班牙語）

不是我（西班牙語），她說。

夫人？（西班牙語）

當然。（西班牙語）

已經起床了？（西班牙語）

比我早。（西班牙語）

他喝了咖啡。外頭只有微光，而阿度若（Aturo）正朝著房子走過來。

他在葬禮上看到父親。與他並肩站在籬笆附近的小碎石路上。他一度走到他停在街上的車子。然後又回來。一陣強烈的北風在早上九、十點左右吹起，空氣中細雪與飛灰交雜，在座的女人用手壓住帽子。他們在下葬地點上方架了個帆布篷，但是風雪都是斜線而行，所以沒多大用處。帆布不時地拍打震動，而牧師的話則散失在風中。當儀式結束，哀悼者起身時，他們坐的帆布椅子捲飛到墓碑群裡。

傍晚，他為馬上鞍，從屋子出發往西邊騎。風勢已經減弱許多，氣溫相當低，火紅的橢圓形太陽依附在他眼前同樣火紅的雲朵下方。他總是沿著他習慣的路徑騎，從舊印第安柯曼奇族（Comanche）那條路的西支，出基奧瓦族（Kiowa）的地盤往北。途經最西邊的牧場，你可以看見那條模糊的路徑，往南就是介於康秋河（Concho River）中、北支流之間的矮草原。他總是選在影子拉長的時分走這段路，這時眼前的這條老路在玫瑰色的斜光映照下，就像一場舊夢，夢裡上了色的小馬以及那個消失國度的騎士們自北南下，他們臉上塗白，長髮編成辮子，人人全副武裝，要打一場攸關存亡的戰爭，婦女、小孩、以及胸前懷抱著嬰兒的婦女，個個以血起誓，非血債血還不可。當北方起風時，你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，馬匹與馬匹的呼吸，直接釘上蹄鐵的馬蹄，咻咻而過的長矛，無輪滑橇一直在沙上拖行，好像某條巨蛇走過一般，騎在野馬上的裸身少年，得意得像個馬戲團騎師，一邊趕著跑在前面的野馬，狗群吐著舌頭疾行，步行的奴隸半身赤裸地跟在後面，扛著一大堆重物，而最特別的是

他們低沉的歌聲，騎士一邊騎著馬一邊唱，國家與國家亡魂在輕柔的和聲中，從廢棄的礦場進入黑暗，消失在所有歷史與回憶中，宛若象徵生命來去匆匆的杯中物，被一飲而盡。

他就這麼騎著，任陽光曬著他的臉，任西面紅風吹在身上。他沿著昔日戰道轉向南邊，騎上一個矮丘的頂上，然後下丘，並放下韁繩改用步行，最後好像來到某個終結點似地站著。

矮樹叢裡有顆老馬頭骨，他彎身撿起，放在手裡翻轉。脆弱又易碎。像紙一樣白。他蹲在陽光中，手握頭骨，口腔裡像漫畫書中畫的牙齒都鬆動了。頭蓋骨的接縫像是糟糕的焊接。他一翻轉，頭骨裡的沙都流出來了。

他之所以喜歡馬就像他之所以喜歡人一樣，他愛他們身上的血與熱度。他所有的敬重，他所有的喜愛，以及他一生所學，都投注在有熱血的生命上，這是永遠不會改變的。

他在天黑時往回騎。馬兒加快腳步。日間的餘光緩緩地開展在他身後的平原，接著又以降溫的陰影、黃昏、與寒意的形式，消失在世界的邊陲，幾隻鳥兒吃剩的小蟲也隱匿在黑暗與挺拔的樹叢裡。他再度踏上古道，他必須將小馬掉頭步上平原，往家的方向走，但是戰士們會在黑夜中繼續騎馬前進，在缺乏物資的情況下，只能以他們石器時代的戰爭工具助陣，以熱血低聲齊唱，跨越平原南進墨西哥。

房子是在一八七二年建的。七十七年後他的外公仍是第一個死在裡面的人。其他被盛裝擺放在廳堂供憑弔的逝者，先前不是被人用門板抬進來、被包裹在篷車布裡，就是被裝在天然松木箱裡，由一個拿著送貨單的貨車司機送來。這些還是屍體有被送回來的人。通常都是只聞死訊但不見屍體。一張發黃的剪報。一封信。一封電報。原來的牧場根據舊土地普查為兩千三百英畝，原有的房屋是簡陋的木造屋，只有一個房間。當時是一八六六年。同一年裡，第一批牲畜被從當時仍為貝查郡（Bexar County）的地方，經過牧場北緣，趕到桑那易貨站（Fort Sumner）和丹佛（Denver）。五年後，他的曾外公依同一路徑送出六百隻小公牛，他用賺來的錢蓋房子，當時牧場就已有一萬八千英畝那麼大。一八八三年，他們架起第一道有刺鐵絲。到了八六年野牛都沒了。同年冬天大批牲畜死亡。八九年康秋易貨站（Fort Concho）被解散了。

他的外公在八個兄弟中排行老大，同時也是唯一一個活過二十五歲的。他們被淹死、被槍殺、被馬踢死。他們在火中化為灰燼。他們似乎只怕死在床上。最後兩個是在一八九八年死於波多黎各（Puerto Rico），他於同年結婚並帶他的新娘到牧場住，他一定曾經走到屋外，站著注視他的財產，心裡沉思著上帝的意旨以及長子繼承法。十二年後當他的妻子死於流行性感冒，他們依然膝下無子。一年後他娶了亡妻的姊姊，再過一年，男孩的母親出生了，他們就這麼一個小孩。強烈的北風將草坪躺椅吹覆在墓園的枯草上那天，葛瑞迪（Grady）的姓氏也跟著老人一起埋葬。男孩的姓氏是柯爾

(Cole)。約翰·葛瑞迪·柯爾 (John Grady Cole)。

他在聖安傑勒斯 (St. Angelus) 的大廳碰見他父親，他們從查朋街 (Chadbourne Street) 走到老鷹咖啡 (Eagle Cafe)，坐在店後方的位置。有些客人在他們進來時停止談話。幾個人向他父親點頭，有一個還叫了他的名字。

女侍喚每個人「孩子」。她幫他們點食物並與他調情。他父親拿出香菸，點了一根，把整包菸放在桌上，把他的第三步兵奇波打火機 (Third Infantry Zippo lighter) 放在菸上，向後靠，一邊抽菸一邊看著他。他告訴他，他的叔叔艾德·阿里森 (Ed Allison) 在葬禮之後走去和牧師握手，兩個人站在那裡手壓著帽子，當帆布被吹起時，以傾斜三十度的方式立在風中，像雜耍劇中一樣，參加葬禮的人到處追著飛起來的椅子跑，他靠向牧師的臉對他大聲說，幸好他們早上就舉行葬禮，否則下午的天氣可能會更糟。

他父親靜靜地笑。然後他開始咳嗽。他喝口水，繼續抽菸，一邊搖著頭。

巴弟 (Buddy) 有一次從德州北部的鍋柄狀地區回來時告訴我那邊風已經停了，所有的雞都翻了。

女侍把咖啡端來。你的咖啡來了，孩子，她說。其他的東西等下馬上就來。

她去聖安東尼奧 (San Antonio) 了，男孩說。

不要用「她」來稱呼她。

媽媽。

我知道。

他們喝咖啡。

你打算要做什麼？

關於哪件事？

關於一切。

她愛去哪裡就去哪裡。

男孩看著他。那你還去查他們的事，他說。

他父親皺起嘴，用手指在桌上敲打，然後抬起頭。等我來問你我該怎麼做，你就知道你已經大到可以告訴我，他說。

是。

你需要錢嗎？

不用。

他看著男孩。你不會有事的，他說。

女侍把他們的晚餐端來，厚厚的盜製餐盤上有牛排、肉汁、馬鈴薯和豆子。

我馬上幫你們拿麵包來。

他父親把餐巾塞進襯衫裡。

我擔心的不是我，男孩答道。我可以這麼說嗎？

他父親拿起刀來切牛排。可以，他說。你可以這麼說。

女侍把裝圓麵包的籃子拿來放桌上，然後走開。他們繼續吃。他父親吃得不多。一會兒他用拇指把盤子推開，又伸手拿出一根菸，在打火機上輕敲，放入口中點燃。

你心裡想說什麼就說吧。去你的。你要嘮叨我抽菸的事也可以。

男孩沒有回答。

你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，不是嗎？

我知道。

你有好好照顧羅斯柯（Rosco）嗎？

牠沒有人騎。

我們乾脆星期六去。